



达·芬奇密码

(美) 丹·布朗 著
朱振武 吴晨 周元晓 译

达·芬奇

密码

9 787113 560133 >

ISBN 7-02-009039-8

The Da Vinci Code

The 达·芬奇 Da Vinci 密码 Code

Dan Brown

(美) 丹·布朗 著
朱振武 吴晨 周元晓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0398 号

Dan Brown

The Da Vinci Code

Copyright © Dan Brow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芬奇密码/(美)布朗(Brown, D.)著;朱振武
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82-8

I. 达... II. ①布... ②朱... III. 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617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特约策划:尹晓冬 吴文娟

封面设计:聂永真

达·芬奇密码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吴晟 周元晓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2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982-8

定价 29.00 元

第1章

罗伯特·兰登慢慢醒来。

黑暗中电话铃响了起来——一种微弱的、不熟悉的响声。他伸手去摸床头灯，把灯打开。他眯着眼打量了一下环境，发现这是一间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卧室，路易十六风格的家具，装饰有手工湿壁画的墙面，还有一张宽大的四柱红木床。

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挂在床柱上的提花浴衣上写着：巴黎丽兹酒店。

雾在慢慢散去。

兰登拿起听筒，“您好！”

“兰登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但愿我没有吵醒您！”

他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床边的钟。午夜十二时三十二分。他刚睡了一个小时，但感觉如昏死过去似的。

“我是酒店接待员，先生。打扰您了，很抱歉，但是有位客人要见您。他坚持说事情非常紧急。”

兰登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客人？这时他的目光汇聚到床头柜上一页皱皱巴巴的宣传单上：

巴黎美国大学

竭诚欢迎

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

罗伯特·兰登今晚莅临赐教

兰登哼了一声。今晚的报告——一幅有关隐藏于沙特尔大教堂基石上的异教符号幻灯片——很可能激怒了哪位保守听众。极有可能是有宗教学者上门找碴儿来了。

“对不起，我累了，而且……”兰登说。

“可是，先生，”接待员赶紧打断了他，压低了声音，急迫地耳语道，“您的客人是位重要人物。”

毫无疑问，他的那些关于宗教绘画和教派符号学的书使他不太情愿地成了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去年他与一个在梵蒂冈广为流传的事件有牵连，此后他露面的频率提高了上百倍。打那以后，自命不凡的历史学家和艺术迷们便源源不断地拥向他家门口。

兰登尽量保持礼貌地说：“麻烦您记下那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在周二离开巴黎前会给他打电话。谢谢。”接待员还没来得及回话，他便挂上了电话。

兰登坐了起来，对着旁边的《客人关系手册》蹙着眉头。手册封面上自吹自擂地写道：如婴儿般沉睡于灯火辉煌的城市，酣睡于巴黎丽兹酒店。他转过头疲倦地凝视着对面的大镜子。回望着他的是个陌生人，头发乱蓬蓬的，疲惫不堪。

你需要休假，罗伯特。

去年他可元气大伤，憔悴了许多。但他不愿意在镜子里得到证明。他本来锐利的眼睛今晚看起来模糊呆滞。硕大干瘪的下巴上满是黑黑的胡茬儿。在太阳穴周围，花白的毛发与日俱增，正侵蚀他那浓密的又粗又黑的头发。虽然他的女同事们一直说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更儒雅，可兰登不那么想。

但愿《波士顿杂志》现在能看到我的样子。

颇使兰登感到尴尬的是，上个月《波士顿杂志》把他列为该市十大最有魅力的人物，莫名其妙的荣誉使他不断成为哈佛同事首当其冲的调笑对象。今晚在离家三千英里的地方，他作报告时，那种赞扬再度出现，令他惴惴不安。

女主持人向巴黎美国大学海豚馆里满满一屋子人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晚的客人不需要介绍。他写了好多本书，如：《秘密教派符号学》、《光照派的艺术》和《表意文字语言的遗失》等。我说他写了《宗教圣像学》一书，其实我也只是知道书名，你们许多人上课都用他的书。”

人群中学生们拼命地点头。

“我本打算介绍他令人难忘的履历，然而……”她以调侃的眼神瞥了一眼坐在台上的兰登。“一位听众刚递给我一个……什么呢？……可以说是更有趣的介绍。”

她举起了一本《波士顿杂志》。

兰登缩了缩身子。她到底从哪搞到那玩意的？

女主持人开始从那篇空洞的文章中朗读已选取的片段。兰登感到自己在椅子上越陷越深。三十秒钟后，人们齜着牙笑了起来，而那女人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兰登先生拒绝公开谈及去年他在梵蒂冈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所起的非凡作用，这使人们对他越发产生了兴趣。”女主持人进一步挑逗听众说：“大家想不想多听一些？”

大家一齐鼓掌。

但愿有人能让她停下来。兰登默默祈祷道。但她又继续念那篇文章。

“虽然兰登教授可能不像有些年轻的崇拜者认为的那样风流倜傥，可这位四十来岁的学者却拥有他这个年龄不多见的学术魅力。他只要露面就能吸引很多人，而他那极低的男中音更是使他魅力大增，他的女学生把他的声音形容为‘耳朵的巧克力’。”

大厅内爆发出一阵大笑。

兰登有些尴尬，只能强装笑脸。他知道她马上又会说出“哈里森·福特穿着哈里斯花格呢”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因为他穿着哈里斯花格呢裤子和柏帛丽高领绒衣。他原以为今晚终于可以安全地这么穿而不致惹出那样荒谬的说法来。他决定采取措施。

“谢谢您，莫尼卡。”兰登提前站了起来，并把女主持挤下讲台。“《波士顿杂志》显然非常会编故事。”他转向听众并发出了窘迫的叹息声。“如果我知道你们谁提供了那篇文章，我就请领事把他驱逐出境。”

听众又大笑起来。

“好喽，伙计们，你们知道，我今晚到这儿是要谈谈符号的力量。”



兰登房间的电话铃再一次打破沉寂。

他拿起电话，迟疑地咕哝道：“喂！”

不出所料，正是接待员。“兰登先生，真抱歉，又打扰您。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您的客人正在去您房的路上，我想我应该提醒您一下。”

兰登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是你把那人打发到我房间的？”

“抱歉，先生，但像他这样的人……我想我不敢冒昧地阻止他。”

“到底是谁?”

但是门房接待员已挂断了电话。

话音未落,已有人用拳头重重地敲门。

兰登感到一阵不安。他匆忙下床,感到脚趾头深深地陷到地上的萨伏纳里地毯里。他穿上酒店的睡衣朝门口走去。“哪一位?”

“兰登先生吗? 我需要和您谈谈。”对方以尖利的、颇具权威的口吻大声喊道。他说的英语有很重的口音。“我是中央司法警察局的杰罗姆·科莱侦探。”

兰登怔了一下。司法警察局? 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他没把安全链取下,只是把门开了几英寸宽的小缝。盯着他看的那个人的脸消瘦而苍白。那人特别干练,身着蓝制服,看样子像个当官的。

“我可以进来吗?”那特工问道。

陌生人灰黄的眼睛打量着兰登,使他感到局促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警务探长在一件私事上需要您发挥一下专长。”

“现在吗? 深更半夜的。”兰登挤出一句话来。

“你本打算今晚和卢浮宫博物馆长会面的,是吧?”

兰登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他和那位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长雅克·索尼埃本来约定在今晚的报告后见一面,小酌一番,可索尼埃根本就没露面。“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在他的‘日记本’中看到了你的名字。”

“出什么事了?”

侦探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从窄窄的门缝里塞进一张宝丽莱快照。

看了照片,兰登浑身都僵住了。

“照片是不到半小时前拍的——在卢浮宫内拍的。”

凝望这奇怪的照片,他先是感到恶心和震惊,继而感到怒不可遏。

“谁竟然干出这种事!”

“鉴于你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且你原打算见他,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兰登看着照片,既恐惧又担心。那景象奇怪得让人不寒而栗,他有一种不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年多以前兰登也看到过一具尸体的照片,也遇到了类似的求助。二十四小时后,他险些在梵蒂冈城丧了命。这幅

照片和那幅完全不同，但情景却是那样相似，使人不安。

侦探看了看表说：“探长正在等您，先生。”

兰登没太听清他说什么。他的眼睛还在盯着那张照片。“这个符号，尸体如此奇怪地……”

“你是说放置？”侦探接着说道。

兰登点了点头，又抬起头，感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气袭来。“这是谁，竟会对人干出这等事来。”

侦探似乎面无表情。“您不知道，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他顿了顿说道，“是索尼埃先生自己把自己弄成那样子。”

第 2 章

一英里外，那位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一瘸一拐地走入位于拉布律大街一座豪华的褐砂石大宅的大门。束在他大腿上带刺的苦修带扎进了他的肉里。然而由于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唱着歌。

疼痛有益。

走进大宅时，他通红的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大厅。空无一人。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不想吵醒任何一位同伴。他卧室的门开着，因为这里门不许上锁。他进了屋，顺手关了门。

房间里陈设简单——硬木地板，松木衣橱，拐角处有一张当床用的帆布垫子。这一周他都住在这里。他还算运气，多年来，他一直在纽约市享用着类似的栖身之所。

天主给了我庇护之所，为我指出了生存的目的。

今夜，塞拉斯感到他终于得以回报了天主。他匆忙走向衣橱，从最底部的抽屉里找到藏在里面的手机，开始拨打电话。

“喂？”接电话的是个男人的声音。

“导师，我回来了。”

“讲。”那人命令道，听得出他听到这消息似乎很高兴。

“四个全完了。三个主管……再加上那个大师本人。”

对方停了一会，好像是在祷告。“那么，我想你是搞到情报了。”

“四个人说的都一样。是分别说出的。”

“你相信他们?”

“他们说的都一样,不可能是巧合。”

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呼吸声。“好极了。郇山隐修会的成员严守秘密可是名声在外的。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会保守秘密而不讲。”

“逼近的死神是令他们开口的强大动因。”

“那么,弟子,快把我该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塞拉斯知道从他那几位受害者那里搞到的情报会令人震惊不已。“导师,四个人都证实了拱顶石——那个传奇的拱顶石的存在。”

通过电话,他听到对方立刻倒吸了一口气,他能感觉到导师的激动心情。“拱顶石,正如我们原来猜想的一样。”

据传,郇山隐修会制作了一个石头地图,即拱顶石,或曰塞缝石。这是一块石板,上面雕刻着郇山隐修会最大的秘密的藏身之地。这秘密太重要了,郇山隐修会就是为了保护它而存在。

“一旦我们拥有拱顶石,我们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导师道。

“我们比你想像的更接近。拱顶石就在巴黎。”

“巴黎?真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容易了。”

塞拉斯继续描述那晚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四名受害者如何在临死前试图通过告密来赎回自己罪恶的生命。每个人对塞拉斯所说都一模一样:拱顶石被巧妙地藏在一个巴黎古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内一个确切的地方。

“就在天主的圣所内,”导师惊叹道,“他们真会嘲弄我们!”

“已好几个世纪了!”

导师沉吟了一会儿,似乎是要让此刻的胜利永驻心间。最后他说:“你侍主有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已苦等了好几百年。你必须找到那块石板——立刻——就在今夜。你知道这事关重大。”

塞拉斯知道这事至关重要,可导师的命令似乎无法执行。“但那教堂看管甚严。尤其是现在,是夜间,我怎么进去?”

导师以权威人士的自信口吻开始面授机宜。



塞拉斯挂上电话,期待着,激动得连皮肤都发红了。

一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感谢导师给了他时间，让他在进入天主的圣所之前有时间作苦修。我一定要洗涤今日我灵魂中的罪恶。今天的犯罪目的是神圣的。反抗天主之敌的战争已进行了几百年了。肯定会得到原谅的。

塞拉斯知道，即便如此，获得赦免的同时，也须做出奉献。

他拉下窗帘，脱得赤条条地跪在房子中央。他低下头，仔细看着紧紧束扎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所有《苦路经》的忠实信徒都戴这种东西。这是一根皮带，上面钉有锋利的金属倒钩刺，倒钩刺扎进肉里，以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耶稣所受的苦难。这种东西引起的刺痛也有助于压制肉体的欲望。

虽然塞拉斯今天戴苦修带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两小时，但他知道今天非同寻常。他抓住扣环，又缩紧了一扣。倒钩刺扎得更深了，他的肌肉本能地收缩着。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品味着这给他带来疼痛的净化仪式。

疼痛有益，塞拉斯小声嘀咕着。他是在重复他们神父何塞玛利亚·埃斯克里瓦神圣的祷文，他是导师中的导师。虽然埃斯克里瓦 1979 年就仙逝了，但他的智慧永存，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跪在地上进行所谓的“肉体苦行”的神圣仪式时，嘴里念叨的还是他的话语。

塞拉斯此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身旁地板上一根卷得工工整整、打着结的沉甸甸的大绳。要克制。绳结上涂有干血。由于急于想得到因极度痛苦而获得的净化效果，塞拉斯很快地祷告完毕。然后，他抓住绳子的一头，闭上眼睛，使劲地将绳子甩过肩膀。他能感到绳结在击打他的后背。他再次将绳子甩过肩膀抽打自己，抽打自己的肉体。就这样，他反复鞭打着自己。

我是改克己身(Castigo corpus meum)。

终于，他感到血开始流了出来。

第 3 章

雪铁龙 ZX 向南急驰，掠过歌剧院，穿过旺多姆广场，清冷的四月风透过车窗向车内袭来。罗伯特·兰登坐在客座上，试图理清思绪，却只感

到城市从他身旁飞驰而过。他已匆匆地冲了淋浴，刮了胡子，这使他从外表看上去尚可，但他无法减轻自己的焦虑感。那令人恐惧的博物馆长尸体的样子一直锁定在他的脑海里。

雅克·索尼埃死了。

对于馆长的死，兰登禁不住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尽管大家都知道索尼埃离群索居，但他对艺术的那份奉献精神却使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有关普桑和特尼尔斯画作中隐藏密码的书籍是兰登上课时最喜欢用的课本。对今晚的会面，兰登本抱有很大的期望，馆长没来，他非常失望。

馆长尸体的那幅图景再次在他脑海闪过。雅克·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那样？兰登转身向窗外望去，使劲地把那景象从脑子里挤出去。

车外，城市街道曲曲折折地延伸。街头小贩推着车沿街叫卖桃脯，服务生正提着垃圾袋往路边放，一对深夜恋人在溢满茉莉花香的微风里拥抱着，留住最后的温存。雪铁龙昂然穿过这片混乱，那刺耳的双声调警笛像刀子一样把车流划开。

“探长发现你今晚还在巴黎后非常高兴。”那侦探说道。这是他离开酒店后第一次开口。“真凑巧，太幸运了。”

兰登可一点也不觉得幸运。他不十分相信机缘巧合这种说法。作为一个终生都在探索孤立的象征符号或概念之间隐含的关联性的人，兰登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大网。他经常在哈佛的符号学课上鼓吹说，各种关联性也许看不到，但它们却一直在那儿，伏在表层下面。

“我想是巴黎美国大学告诉你们我的住处吧。”兰登说。

侦探摇摇头说：“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兰登心里想。当然。他忘了，所有欧洲酒店都要求看客人的护照。这无关痛痒的请求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老套的登记手续，也是法律规定。在任何一个晚上，在整个欧洲，国际刑警组织都能准确地定位谁睡在什么地方。弄清楚兰登住在丽兹酒店恐怕只花了五秒钟的时间。

雪铁龙继续加速向南穿越城区。这时被照亮的艾菲尔铁塔的轮廓开始显现出来。在车子右边，铁塔直插云霄。看到铁塔，兰登想起了维多利亚，想起了他一年前玩笑般的承诺。他说他们每六个月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换一个浪漫的地方约会。兰登想，当时艾菲尔铁塔一定是上了他们的名单的。令人感伤的是，他在罗马一个喧闹的机场和维多利亚吻别已是

一年多前。

“你上过她吗？”侦探看着远方问。

兰登抬头看了他一眼，确信自己没听懂他的话。“对不起，你说什么？”

“她很可爱，不是吗？”侦探透过挡风玻璃指向艾菲尔铁塔。“你上过她吗？”^①

兰登的眼珠转了转。“没有，我还没爬过那座铁塔。”

“她是法国的象征。我认为她完美无瑕。”

兰登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符号学家常说，法国，这个以其阳刚之气、沉溺于女色、以及像拿破仑和矮子不平这样矮小而无安全感的领袖著称的国家，选择一个一千英尺高的男性生殖器作为国家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到里沃利路口时遇到了红灯，但雪铁龙并未减速。侦探加大油门驶过路口，快速冲入卡斯蒂哥亚诺路有林荫的那一段。这一部分路段被用作著名的杜伊勒里花园——法国版的中央公园的北入口。许多游客都误以为“杜伊勒里”这个名字和这里几千株盛开的丁香有关，因为二者发音有相似的地方。不过，“杜伊勒里”字面意思确实与浪漫之意相去甚远。这个公园曾经是一个被污染的大坑。巴黎承包商从这里挖黏土烧制巴黎著名的房顶红瓦——这个词的法语发音为“杜伊勒里”。

他们进入这空无一人的公园时，侦探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把吵人的警笛关掉。兰登出了口气，体味着这瞬间到来的宁静。车外，泛白的车头晕光灯一晃一晃地照着前方的碎沙砾停车道，轮胎发出难听的、有节奏的沙沙声，使人昏昏欲睡。

兰登一直把杜伊勒里当作一块圣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克劳德·莫奈对形式和颜色做了实验，实际上催生了印象派运动。然而，今晚这个地方被不祥的氛围笼罩着。

雪铁龙现在开始左拐，沿公园的中心大道向西驶去。轿车沿着一个环形池塘奔驰，穿过一条无人的大道，驶进远处的一块四边形场地。兰登现在可以看到杜伊勒里花园的边界，边界处有一座巨大的石拱门——骑兵凯旋门。

^① 你上过她吗？(Did you mount her?)侦探这里是借文字谐音跟兰登开比较低俗的玩笑，兰登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尽管在骑兵凯旋门曾举行过狂欢节，但艺术迷们是出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对其景仰不已。从杜伊勒里花园尽头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全球四个最好的艺术博物馆——指南针的四个方向上各有一个。

在右车窗外边，朝南跨过塞纳河和凯·伏尔泰大道，兰登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老火车站，即现在著名的奥赛博物馆的正面。他往左一瞥，看到了那超级现代的蓬皮杜中心的顶部。蓬皮杜中心是现代艺术博物馆所在地。在他身后的西面，他看到古老的高过树顶的拉美西斯方尖碑，那是网球场美术馆的标志。

但朝正东，透过石拱门，兰登可以看到耸立着独石柱碑的文艺复兴时的宫殿，现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

兰登想把这座庞大的大厦看个究竟，但眼睛不够用，他感觉到一些似曾有过的惊奇。在极宽大的广场对面，宏伟的卢浮宫正面在巴黎的天空映衬下像城堡一样矗立着。卢浮宫形如一个巨大的马掌，它是欧洲最长的建筑，其长度比三个平放的对接起来的艾菲尔铁塔都要长。就是博物馆翼楼之间的百万平方英尺的开放广场，在宽度上也无法和它正面的宽度相比。兰登有一次曾漫步于卢浮宫的各个角落，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三英里的路程。

要想好好地欣赏馆藏的六万五千三百件艺术品估计需要五周，所以大部分游客都选择一种被兰登称作“小卢浮宫”的不完全游览的方式——以冲刺赛跑的速度，赶着去看宫里最有名的三样东西——《蒙娜丽莎》、《米罗的维纳斯》和《飞翔的胜利女神》。阿特·布奇华德曾骄傲地说他曾在五分五十六秒内就看完了这三大杰作。

侦探拿出手提式步话机用法语连珠炮式地说：“长官，兰登到了。两分钟。”

步话机传回对方尖利急促的回话声，别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侦探收好步话机后转向兰登说：“你会在大门口见到探长。”

侦探丝毫不理会广场上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牌，把雪铁龙发动起来，快速驶过路缘。此时能看到卢浮宫的大门很显眼地立在远方，正门被七个三角形的水池围住，水池射出的喷泉被灯光照得通体发亮。

金字塔。

巴黎卢浮宫的这个新入口现在几乎和卢浮宫博物馆一样有名。这座

由生于中国的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引起诸多争议的全新现代玻璃金字塔，现在仍受到传统派的嘲讽。因为他们觉得它破坏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王宫的尊严。歌德曾把建筑描述为凝固的音乐，批评贝聿铭的人把这金字塔描述为光洁黑板上的指甲划痕。然而激进的崇拜者们认为贝聿铭这座七十一英尺高的透明金字塔将古老的结构和现代技法结合起来，艳丽多姿，二者相得益彰——它是一种连接新与旧的象征，它有助于将卢浮宫推进下一个千年。

“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侦探问。

兰登皱起了眉头。好像法国人很喜欢问美国人这个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回答得了的问题。承认喜欢这个金字塔，别人倒觉得你是个很没品位的美国人，说你讨厌它，这又是对法国的大不敬。

“密特朗是个很大胆的人。”兰登顾左右而言他。这位授权建造这个金字塔的前总统据说患有“法老情结”。弗朗索瓦·密特朗独自负责将巴黎填满埃及的尖塔、艺术和工艺品。他很喜欢那些耗资费时的埃及文化，所以现在法国人还称他为司芬克斯。

“探长叫什么？”兰登改换话题问道。

“贝祖·法希。”侦探道。他们已接近金字塔的大门口。“我们叫他 Le Taureau。”

兰登瞥了他一眼，心想是不是每个法国人都有个奇怪的动物名称。“你们叫探长公牛？”

那人皱起了眉头。“你的法语比你自己承认的要好，兰登先生。”

我的法语很臭，兰登心里想。可我对星座图谱很了解。Taurus 是金牛座。全世界的占星术符号都是一致的。

侦探把车停了下来，从两股喷泉中间指向金字塔一侧的大门说：“入口处到了。祝您好运，先生。”

“你不去？”

“我奉命把你送到这儿，我还有其他任务。”

兰登叹了一口气下了车。得自己来唱这出戏了。

那侦探迅速地把车发动起来，一溜烟地开走了。

兰登独自站在那里，望着渐渐远离的汽车尾灯。他知道他可以轻易地重新策划一下，走出这院子，拦一辆出租车回家睡觉。但隐约中又觉得这很可能是下策。

兰登走向喷泉发出的水雾，他惴惴不安地感到自己正穿越一个虚幻的门槛而步入另一个世界。夜色中，他犹如做梦一般。二十分钟以前他还在酒店酣睡。此刻他却在司芬克斯建造的透明金字塔前等待一位被他们称作公牛的警察。

他心想，我这仿佛是被困在萨尔瓦多·达利的一幅画中了。

兰登大步流星迈向正门——一个巨大的旋转门。远处的门厅里灯光昏暗，空无一人。

我要敲门吗？

兰登不知道是否曾有德高望重的哈佛大学的埃及学专家敲过金字塔的前门并期望有人开门。他举手去拍玻璃，但黑暗中，一个人影出现在下面，大步走上旋转楼梯。那人矮胖身材，皮肤黝黑，差不多就像原始的尼安德特人。他身着黑色的双胸兜套装，套装扯得很紧，罩住了他宽厚的肩膀。他迈着短粗有力的腿，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向前走去。他正在用手机通话，但到兰登面前时正好通话完毕。他示意兰登进去。

兰登穿过旋转门时，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贝祖·法希，中央司法警察局探长。”他说话的语气倒与他的长相挺相称——从喉头处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正在聚集的风暴。

兰登伸手和他握手。“罗伯特·兰登。”

法希的大手紧包着兰登的手，那力量似乎能把兰登的手攥碎。

“我看到了相片。”兰登说。“你的侦探说雅克·索尼埃自己把自己弄成——”

法希的黑亮的眼睛看着兰登。“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只是索尼埃所作所为的开始。”

第4章

贝祖·法希探长走起路来像一头发怒的公牛，他宽厚的肩膀向后倾，下巴向内缩得很厉害。他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油光可鉴，像战舰舰头一样的V形发尖与突出的前额隔开来，看起来更像是个箭头。往前走时，他黑色的眼睛似乎能把面前的地面烤焦。他眼里喷射出的火清

澈透明，使人感到他有一股干什么事都决不含糊的认真劲。

兰登跟随着法希沿着那个有名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进入深藏在金字塔下面的正厅。他们往下走着，从两个握有机枪的武装司法警察中间穿过。这传递的信息非常明了：没有法希探长的批准，今夜谁也进不来，出不去。

来到地下层，兰登就和不断袭来的惶恐作斗争。法希的态度一点也没欢迎的意思。此刻的卢浮宫本身似乎有种墓穴的气氛。楼梯像黑暗中的电影院通道一样，每迈一步都有反应灵敏的脚踏灯照亮。兰登能听到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头顶的玻璃上回响。朝上望去，他可以看到喷泉散发出的带着些许亮光的水雾正在透明房顶外散去。

“你赞成这种做法吗？”法希边问边用他宽大的下巴指向上方。

兰登叹了口气，他太累了，不想演戏了。“你们的金字塔真宏伟。”

法希咕哝了一声，然后说：“巴黎脸上的一块疤。”

碰壁了。兰登感到他的主人不好取悦。他不明白法希是否知道，在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六百六十六块玻璃构成。这种奇怪的要求一直是喜欢研究阴谋事件的人们的一个热点话题。他们说六百六十六恰好是撒旦的数字。

兰登决定不提这事。

他们继续往下走，来到地下的正厅，一个宽大的空间渐渐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卢浮宫新落成的七万平方英尺的大厅建于地平面 57 英尺以下，就像一个向前无限延伸的大岩洞。地下大厅是用暖色的赭色大理石建成，以便和上面卢浮宫正面的蜜色石头相协调。这地下大厅平日里人头攒动，光影闪烁。今夜则不然，大厅空无一人，漆黑一片，整个大厅笼罩在阴冷的、墓穴般的气氛里。

“美术馆常规保安人员呢？”兰登问道。

“隔离起来了。”法希答道，听口气，他好像认为兰登怀疑他手下人员的清白。“显然，今晚有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卢浮宫所有的看守人员都在苏利馆里接受询问。我的人已接管了卢浮宫今晚的安全保卫工作。”

兰登点点头，快步跟上法希。

“你对雅克·索尼埃有多少了解？”法希问道。

“事实上，一点也不了解，我们从未见过面。”

法希显得非常吃惊。“你们的初次会面竟是今夜？”

“是的。我们原计划在我做完报告后的巴黎美国大学举行的招待会

上见面的，可他一直就没露面。”

法希在他的小本子上草草记下一些文字。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时兰登看到了卢浮宫那个名气稍小一些的金字塔——倒金字塔。它是一个巨大的倒置天窗，好像钟乳石一样在楼面夹层处悬着。法希领着兰登走上一段楼梯，来到拱形隧道的洞口。洞口上方用大写字母写着“德农”两个字。德农馆是卢浮宫三个主区中最著名的一区。

“谁提出要今晚见面的？是你，还是他？”法希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怪。“是索尼埃先生。”兰登在进洞时回答道。“他的秘书几周前通过电子邮件和我取得联系。她说馆长听说我本月要来巴黎讲学，希望在我逗留巴黎期间和我讨论一些事情。”

“讨论什么？”

“我不知道。艺术，我想。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法希将信将疑。“你不知道你们见面后要谈些什么？”

兰登的确不知道。他当时有些好奇，但觉得问得太过细不太合适。人们都知道备受尊敬的雅克·索尼埃喜欢深居简出的生活，很少答应和别人见面。兰登因这次见面的机会简直对他感激不尽。

“兰登先生，你能不能至少猜一猜我们这位受害者在被害的晚上想和你讨论些什么？这对我们可能有些帮助。”

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使兰登感觉很不自在。“我无法想像。我没问过。他和我联系，我倍感荣幸。我很欣赏索尼埃先生的著作。我上课时把它当教材。”

法希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

二人此刻刚好处在通往德农馆的隧道的一半的路上。兰登看到了尽头的一对向上的手扶电梯，但两个手扶电梯都一动不动。

“你和他有共同的兴趣？”法希问。

“是的。事实上，我去年花了许多时间写一部书的初稿。书中涉及索尼埃先生的主要专业领域。我期待着能够从他那儿沾光得点东西。”

法希往上看了一眼。“对不起，我没听懂。”

这俗语显然没传达清楚意思。“我期待着在那个主题上向他学习。”

“我明白了。哪个方面？”

兰登犹豫了一下，拿不准该怎样确切地表达。“书稿主要是关于女神崇拜的圣像研究——一种女性崇拜的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艺术和象征